

史仲文/著

# 两宋词史

蓮渚文禽仿唐軒筆意

湯若周畫



芳塘長遠相思早水芙蓉池抱花，葉  
葉總相依最似文禽一對不分飛，胡  
閣蓮子物殘搗碎金從來有人天歡喜  
此圖中那藏江湖蕭瑟有西風

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两宋词史 / 史仲文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 2005. 7

ISBN 7-5087-0679-X

I. 两… II. 史… III. 宋词—词曲史

IV. I207. 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80934号

---

书 名: 两宋词史

著 者: 史仲文

责任编辑: 尤永弘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新龙大厦

电话: 66051698 电传: 66051713 邮购电话: 66060275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---

印刷装订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21.375

字 数: 311千字

版 次: 2005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87-0679-X/I·191

定 价: 28.00元

---

(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## 序

写这书时，因为种种缘故，我已经有将近四年没有写书了。动笔之前，我有点嘀咕：自己还有昔日那样的体力、精力与能力吗？

此前，我曾写过二十多本书，大约平均每天可以写一万字以上，对此，我内心颇为自得。别人呢？也有赞许的，也有怀疑的，也有根本就反对的。但看这几年的情势，所谓“十年磨一剑”云云，又有些甚嚣尘上，甚至带了点时髦的色调。但我想，这与我无关。你时髦，我每天能写一万字，我自得；你不时髦，我天天能写一万字，也自得。“我与我周旋久，宁作我”，时髦与否，管它作甚。

但写本书时，我担心自己或许没有这体力与能力了。所以动笔前，我计划每天写8000字，不成，就写5000字，再不成，不写了。但写到第三天，兴头来了，“依然故我”，从2000年12月23日动笔，写到2005年1月23日，完稿，一共写了约40万字。

书写完了，要放一放的。又要写一个序。序什么呢？朋友建议，写点这书的特色。为自己的书写特色，难免不客观，容易变成老王卖瓜。所以这里也不讲特色，只说说我的几个心愿。

第一个心愿，写史重在写人。一些现代书籍，写史也好，写论也好，写随笔也好，写着写着，把人写呆了，写傻了，甚至写没了，这其实很失败。

无人何以有文，无人何以有史，无人何以有论？我写词史，词人是一个重点。我希望我笔下的词人，个个都是鲜活的；我希望能和他们对话，也希望我的亲爱的读者读这本书时，能看到一个个历史人物便活神活现出现在你们面前。

第二个心愿，写人还要写史。写史就是写过程，历史也是活的，写死了，写成五马分尸，乃是写作者的悲哀。

历史既是个过程，就该有头有尾，有节有序，且有声有色。我

希望能将宋词的发展过程勾勒出来，清楚、生动、有个性。我的看法是：宋词发展，要在“五变”，这五变，即柳永的词体之变；苏东坡的词格之变。周邦彦的词艺之变；辛弃疾的词事之变以及姜夔的词技之变。通而言之，则是词风之变。

第三个心愿，写人写史还要写“美”。词本美文，写得丑时便是对她的褻渎。俗语谓好花还需好叶。今人写史如同给好花作叶，又好似为美人治妆。我认定一个写书的人，最好能写出“经典”来，但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

其次，能写出有争议的作品来。争议代表注意力，能吸引人眼球，这其实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有人认为炒作也可以弄成争议，错了，那是假争议，不唯没有深度，而且没有力度，属于纸老虎一类。

再次，就是把文字写漂亮，让人看着舒服，好玩。或者说，最好有美感；没美感，好玩也行；不好玩，好看也行。连好看都做不到的，什么玩意？赶快扔了。

我这三愿，不知道做到没有。倘没有，请千万勿购，一时购错了时，也请扬手一弃为快。

史仲文

2005年3月30日下午记于

北方工业大学寓所

## 目 录

## 第一章 百代青宋，独擅者风流 / 1

- 第一节 宋词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/ 1
- 第二节 宋词的艺术品性与特色 / 3
- 第三节 宋词的社会成长土壤与环境 / 12
- 第四节 宋词的文学生长环境与构因 / 20
- 第五节 宋词的分期 / 26
- 第六节 关于宋代词风 / 35

## 第二章 宋词的立业期 / 46

- 第一节 晏词之前的几位先行者 / 47
- 第二节 晏殊及范仲淹 / 50
- 第三节 宋祁、聂冠卿、李冠等前期词人 / 68
- 第四节 歌旅词人柳永 / 75
- 第五节 张先与欧阳修 / 91

## 第三章 宋词的昌盛期 / 103

- 第一节 天才词人苏轼 / 104
- 第二节 黄庭坚与秦观 / 122
- 第三节 苏派及其他相关词人 / 134
- 第四节 晏几道与贺铸 / 143
- 第五节 大晟领袖周邦彦 / 157
- 第六节 万俟咏、晁端礼、田为、涂伸等大晟词人 / 170

## 第四章 宋词的过渡期 / 174

- 第一节 继续婉约词风的词人 / 176
- 第二节 再兴隐逸之风的词人 / 179
- 第三节 俳谐体词及其词人 / 185
- 第四节 李清照及其他女词人 / 190
- 第五节 早期豪放词人:从叶梦得、陈与义到张元干 / 203
- 第六节 救国词人与亡国词人 / 209

## 第五章 宋词的狂放期 / 218

- 第一节 张孝祥、陆游及相关词人 / 220
- 第二节 全才词人辛弃疾 / 232
- 第三节 辛派词人:陈亮与刘过 / 246

## 第六章 宋词的精进期 / 252

- 第一节 名士词人姜夔 / 256
- 第二节 吴文英与史达祖 / 269
- 第三节 辛、姜二派及其他词人 / 282

## 第七章 宋词的收束期 / 294

- 第一节 文天祥、刘辰翁与蒋捷 / 295
- 第二节 王沂孙与陈允平 / 303
- 第三节 周密与张炎 / 316

## 第八章 回顾与展望 / 334

# 第一章 百代青宋，独擅者风流

## ——宋词概说

唐诗是伟大的，宋词是独特的。唐诗的伟大表现在不可企及，贤者所谓，唐人把诗都做完了。自唐之后，在古体诗这个层次讲，可以说已经无诗。宋词是独特的，它固然不及唐诗伟大，却另有一种风韵与魅力。自古唐诗宋词并称，只说唐诗好似有头没有尾，只说宋词又好似有尾没有头。虽然在唐诗之前也有杰出的诗人、诗作者，在宋词之后，更有新的文学形式的崛起。但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，却是无可替代的。

本章概说词史，议论8个方面的问题。

### 第一节 宋词的 历史地位与影响

一代有一代之音，一代有一代之学。至少自先秦以降，莫不如是。前贤所谓：

楚之骚，汉之赋，六代之骈语，唐之诗，宋之词，元之曲，皆

所谓一代之文学，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。

宋词的文学品性之高，根据在此。

为着证明这一点，可以进行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的比较。

宋诗的地位其实也不算低。过去相当一段时间，有贬低宋诗倾向，认为唐诗妙在形象思维，因而意味无穷；宋词多在说理方面发展，而中国诗不擅长说理，不擅长说理硬去说理，结果不免味同嚼蜡。

其实宋诗并非味同嚼蜡。就是有几首味道不那么好的诗，也不能代表整个宋诗的形象。其实不仅宋诗，就是唐诗，缺乏诗味的也不少。如果以为唐诗篇篇皆如“春江花月夜”，字字皆似杜工部，李商隐，也不能够。何况说，就是杜工部、李商隐的诗也并非篇篇皆为杰作。

但宋诗的历史地位确实不如宋词。有人以为宋诗高于宋词，理由是宋诗的描写对象宽

厚，对重大社会问题有更多关注，思想也更深刻，而宋词的题材较窄，所表现的多为情感方面，所谓闺房乐坊，悲欢离合。这其实也不正确。认定一个时代艺术作品的历史价值与地位，并不全在于社会意义一个层面。商、周的艺术品以青铜器最有影响，魏晋的艺术品以书法最有成就，你能说，在那样的时代唯有青铜器与书法才最富于社会意义吗？

宋词的地位高于宋诗，最重要的原因，是宋诗的地位可取代，而宋词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。设使没有宋诗，中国的古代诗歌史一样伟大，宋诗没了，毕竟有唐诗在；而没有宋词，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成就即会大打折扣，因为宋词的价值在于它是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店。

纵向比较，可以散文、诗歌、戏剧、小说四家为例。

唐、宋比较，在散文方面可说平分秋色。唐有韩、柳，宋有欧、苏，宋有欧、苏，又不止欧、苏，但以创作成就看，正在伯仲之间。

以戏剧论，宋代戏剧也有大的发展，个别剧作，现在还可以上演，但唐人成就亦不可小觑。比如“梨园”这个戏曲典故就出在唐代，而旧的梨园行所信奉的行业神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唐玄宗这位风流才子皇帝。但从中国文学史或戏曲史的宏观角度看，

无论唐戏还是宋戏都没有达到历史的高峰。

以小说论，唐宋皆有传奇，宋代更有话本小说。但它的源流在唐代。单以传奇而论，二代都有杰作，显然唐代传奇更为警策凸凹，影响尤大。

唯诗歌一项，唐、宋各占胜场——你有你长项，我有我长项。换句话说，真正替宋人长了面子，定了品位的首先是宋词，最独特的是宋词，最有魅力是宋词，最令后人瞩目的还是宋词。

从中国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，宋代留给后世的最大的文化遗产乃是宋词、岳飞与印刷术。

从中国文化的传承看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无疑也是宋词。

宋词首先影响的是元曲，甚至可以这样说，没有宋词，就没有元曲。虽然说一代有一代之学，一代有一代之音，但它的产生与兴达又有内在逻辑性。唐诗既不是凭空而来，元曲也不是凭空而来。没有唐诗作基础，宋词即成无本之木，没有宋词作前提，元曲也不会登上历史舞台。

不仅元曲，就是明清小说，也不可无宋词。明清小说影响最大的乃是六大名著，可以说，“六大名著”篇篇不可无诗，亦篇篇不可无词。没有宋词作借鉴，宝钗姑娘写不出那一篇“柳絮词”，罗贯中先生也没有那一篇“西江月”了。六大名著的作



者中，曹雪芹、吴敬梓自是诗词圣手，施耐庵、吴承恩、罗贯中也颇具诗词创作与鉴赏能力，《金瓶梅》中仿佛词作少些，所吟所唱多是些“山坡羊”之类，然而也不尽然。《金瓶梅词话》开篇就是一首“眼儿媚”，地地道道的宋词，那词作正是出于宋代词人卓田之手。

当然，六大名著的主要成就不在诗词方面，但我敢说，若没有这些诗词，那几部巨著就会应声减色，甚至会失去中国古典小说特有的味道。不仅小说，我们还可以推断，那几位伟大的小说家，若没有唐诗、宋词作艺术支撑点，他们的艺术才华也将受到某种限制。

宋词的影响，不仅影响到明、清小说，而且对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都有不容小觑的影响在。

五四新文化运动，尤其是其中的新文学运动，其矛头直指封建礼教，其文学载体则是白话文。白话文不仅包括小说，包括散文，而且包括一切文学形式。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，五四时期的新派作家，提倡白话文，反对文言文，最反对的乃是古代散文——狭义的古文，最深恶痛绝的乃是八股文，不大重视乃至有些轻蔑而不屑一顾的乃是古代戏曲，最为肯定而且欣赏的乃是白话小说如《红楼梦》、《儒

林外史》、《金瓶梅》等；对唐诗宋词则保持相当的肯定与尊重。而他们本身也常常就是诗词高手，足见宋词对他们的影响，不仅仅是潜移默化的，甚至就是自觉自愿的。

时至今日，宋词的影响依然比比皆是。甚至可以说，虽然五四运动已过去了80多年，但五四先人提倡和首创的白话诗反而成了小众文学，而处在他们对面的唐诗、宋词却依然是大众文学。而且随着中华文明的升腾与传播，宋词的影响还将愈深愈广愈强愈大。

可以说，现代中国人在其文化细胞中或多或少都有些宋词的因子。

未来的人类，必将多多少少接受中国文化与文学，宋词必将成为他们文学生命中不可或缺之物。到了那时，缺少宋词就如同缺了维生素一样，虽不致命也头晕。

## 第二节 宋词的 艺术品性与特色

对比于唐诗，宋词的艺术品性与特色来得更其色彩鲜明。

在我看来，如果用一个字表现唐诗，那就是——大；如果用两个字表现唐诗，那就是——正大；如果用三个字表现唐诗，那

就是——气象大；如果用四个字表现唐诗，那就是——精深博大。

宋词则不然。宋词的构成亦精深厚曲，内容也相当丰富，但用“大”字来表现它的品性与特色就不合适了。宋词最突出的特点不是大而是美，用一个字表示就是——美；用两个字表示就是——殊美；用三个字表示就是——色彩美；用四个字表示就是——美奂美轮。

唐诗之大，几可包罗万象，唐代诗人多，从皇帝到宰相，从宰相到百官，从百官到百姓，从士人到军人，又从少年到老者，从男性到女性，可说无处无诗人，无处无诗作。

唐诗之大，表现在风格上，又可用一个正字。不但风格正，而且气象正，我在《大唐诗史》中说过，唐人的历史地位正堪与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文明相媲美。先秦时代是百家争鸣，盛唐时代是百花齐放。它不要争鸣，甚至不屑于争鸣，因为它意气高远，成就繁荣，只消表现就够了。它证明自己的方式不是论辩，而是成果，这种正大风范，终整个中国儒学时代，是再也不曾有过的了。

唐诗之大，又表现为气象大。它不屑于在那些边边沿沿处下功夫。他喜欢的乃是放声高歌，推崇的乃是浩然之气，这样

的风格在安史之乱以前的盛唐诗苑，表现得尤为浓烈。虽然后人论唐诗，多以杜诗为第一，以杜甫为诗圣，但在盛唐时代，杜甫没有这样的地位，杜诗固然“沉郁顿挫”，杜甫固然一心致尧舜，然而，那还不是盛唐的正声。盛唐更需要李白，更青睐王维，更适合高适、岑参，更有利于王昌龄、孟浩然。这种远大无边的气象，同样终整个儒学时代，是再也没有过了。

唐诗精深博大，几近无所不能。因为它无所不能，所以无论近体诗还是古体诗，无论长篇还是短篇，在“大”的格局上已然没有处女地了，那些最肥沃最适宜植物生长的肥田沃土，已然开发殆尽。唐人过后无古诗，原因在此。

唐诗妙在其大，宋词妙在其美。

美是宋词的特色，也是它的品性。

中国是一个文学样式极为丰富的国家。三千年来，人类能有的几乎所有文学样式在我们这里都应有尽有。尽管如此，专门以美为特性、为追求、为表象、为意涵的样式，却也不多。

或许可以这样说，唯有宋词的时代，才是对美的文学样式全力追求的时代。这样的时代，在中国，在世界都是非常罕见的。

以中国文学史而论，楚辞也

美，它是美在理想；汉赋也美，它是美在铺张。楚辞的最高代表是《离骚》，离骚者，离忧也，美人芳草，不同凡响。但它虽然美丽，却很悲剧，而且是中国传统式的悲剧，它不是美得崇高，而是美得凄苦，那色彩凄然、娇艳而又沉郁。汉赋的最高代表乃是《子虚赋》、《上林赋》，它的长处在于铺张陈事，华彩庄严。它有力度，有气象，有风格，有规范，然而那骨子里的美却被遮蔽了。

唐诗自然也是美的，而且因为它的品性在于其大，所以更具有因大而美的特征。中国古来就有因大而美的传统，君其不信，有字为证：羊大为美。唐诗志在其大，品在其大，美也在其大。

宋词则不然，它乃是一种以美为美的文学样式。无论它的外在形式，还是它的内在含义，都以美为追求，在一定意义上说，唯有宋词才是唯美主义的。因为有这样的对美的追求，才会有宋词；因为真的追求到了美，才有宋词的艺术成就。

不但美，而且不是一般性的美，用两个字表示就是殊美。殊作何解？《辞海》上有这样几条解释：①特殊；特出。如殊勋，殊礼。②很，极。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：“恐惧殊甚”。③超过。《后汉书·梁竦传》：“母氏年殊七十”。

这三个意思用在宋词均很

恰当。

首先，宋词的美就很特出——特殊的。

一种文字样式，专以美为对象，为追求，为归宿，为旨归，算不算特殊？

宋词的时代长达300年时间，300年美的探索与成就，算不算特殊？

一种文学样式，加上无穷无尽的文学创造，而且这创造——从总体上看，是人有其成，词有其成，派有其成，代有其成，这一个，又算不算特殊？

不但特殊，而且达到“很”的程度，很特殊，达到“极”的程度，极特殊。不但“很”，不但“极”，而且，如果诗意地表现它的话，它干脆就超越了“美”。它的道路乃是一种超越其美而美的道路，它的境界也是一种超越其美而美的境界。

用庸眼看宋词，宋词也平常，但它的魅力在于，你越是熟悉它，它的美的味道就越醇厚；你越是深入它，它的美的意态就越风流；你越是琢磨它，它美的境界就越迷人。

实际上，中国古来的美文，唯有宋词、《西厢记》和《红楼梦》，可以称之为“最”，那么其母体性样式，就非宋词而莫属。

不但殊美，而且“色彩美”。用色彩表现文学作品，不算一般

性手法,因为它不具普遍性。不是文学没色,而是一般文学,没有这么色彩鲜明。

有学者说:“词为艳科。”又说:“词是不同于诗的文学样式,给读者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审美感受,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艳美。所谓‘艳’,实际是指一种女性化的美感,是由词‘好写女性生活和女性之美而带来的审美新感受’。”<sup>①</sup>

关于词的女性化这一点,稍后再谈,这里先说词的色彩美。在我看来,词的“艳”还特别表现在它的艺术色彩感上。换句话说,词的美,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美,而是非常讲究色彩感的美。这种色彩美感,集中的体现在“艳”字上,虽然艳的含意并不止于色彩。

一些现代词学专家,解读宋词时,常与西方印象画派产生联想。印象画派,实在是一个最讲究色彩感的画派。欣赏宋词的人,如果也对西方绘画有研究的话,那么在色彩审美这个层面,就必然产生宋词与印象画派相契相通的联想与共鸣。因为它们之间看似风马牛不相及,却在色彩层面有着重要的乃至惊人的相似性。

昔日苏东坡评价王维的诗与画,说它们是“诗中有画”、

“画中有诗”。可谓知心之言,然而,他说的只是中国的山水画,不是西方的油画,更不是西方印象派的画。能与西方印象画一论短长的,只是宋词。因为宋词的色彩是秾丽的,是鲜活的,是惊艳的,是对比分明又是经久而不散的。它不像山水画那样意境悠远,但它的秾丽与惊艳却足以使一切中国式的山水画为之相形见绌。这一点才是宋词的美妙之处,也是它的高妙之处。

用四个字表现宋词,就是美奂美轮。

宋词对美的关注,在那个特定的时代,可说无所不在,无时不在,创作无穷,美好无限。

总而言之,宋词中既有柔美、和美,也有优美、艳美;既有凄美、静美,也有佳美、壮美;既有虚美,也有实美;既有工笔之美,也有写意之美;既有寒士之美,也有富贵之美;以及情之美、欲之美、风之美、颂之美;既有淡雅高洁之美,也有浓艳风俗之美;不但有色之美,而且有香之美。

色之美,不但包含花色、草色、云色、雨色、山色、水色,尤其包括肤之色、气之色、发之色、目之色,外加珠之色、钗之色、金色、玉之色。金色虽贵而肤色益贵,云色虽贵而气色犹佳;珠色

<sup>①</sup> 王晓骊著: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,第206页。

虽晶而发色尤丽，钗色虽靓且日色尤辉。

所谓香之美，且有面香、体香、衣香、被香、发香、息香。体息悠悠，面香细细，衣香深深，被香淡淡，发香不绝如缕，息香吹气如兰。一言以蔽之，所谓美人香的便是。

总之，花有百种，美有千色，事有千端，美有万遇，如此等等。美在宋词中终于成为一种追求、一种倾诉、一种表达与一种意境。

宋词的美，在以下四个方面尤有突出的表现。或者可以这样说，因为宋词的特性，它对以下四个方面表现得格外关注，从而使它的美的表现又有了更好的平台。

这四个方面是：内容生活化，表达抒情化，风格高雅化，情致女性化。

内容生活化。宋词好写善写生活，但就其内容而言，这里说的生活，不是轰轰烈烈的社会大事件，也不是军国大事，更不是天灾人祸，苦海无边，而是日常生活，情致生活，美人芳草，春花秋月，情事趣闻，宴乐游艺。它表现的生活是日常性的，又是个人化的。宋词中并非没有对国家的关心，对世事的感慨，但就它的自身传统而言，这不是它关注的对象。像杜甫《三吏》、《三别》那样抒写社会苦难的大题目，它

难以表现，也不去表现；像岑参、高适边塞诗中的大场面、大激越，也是它不能和不愿涉及的。到了南宋时期，虽然词风词事发生重大变化，但它本性依旧；它纵然写了英雄豪气，烈士情怀，也是一种个人情感的抒发或感喟。而更多的内容，还是桑间濮上之情，内闺闺中之事。不唯如此，宋词爱生活，同样爱自然，自然也不是高山巨川，如天姥山一样的，如“蜀道难”一样的，她写的自然，多是云风雪月，柳韵花情。宋词中的绝大多数佳作，都是有情有景，情景交融。那景色，往往不在花前月下，便在柳岸湖边，笔笔写来，但觉诗情画意，栩栩如生。

宋词又是时尚的，她爱生活，更爱时尚。单以色彩为例，诗的色彩往往正色偏多，如“万绿丛中一点红”之类。就是白居易的词《忆江南·江南好》，也不写正红正绿。所谓“日出江花红似火，春来江水绿如兰”，仿佛正红正绿都不够，红还要红似火，绿还要绿如兰。宋词的颜色则更为时尚，它的色彩似乎更接近今天人们喜爱的天然色、流行色。既非大红大绿，又非纯黑纯白，而是既得自然之趣，又富朦胧之意，如烟如雨，如醉如梦。这等颜色，正好生活，正宜抒情。

美学家们常说美在生活之中，尤其是细腻的美。这一点，若

无它证，宋词可以证明。

表达抒情化。宋词擅长抒情，以抒情为本色之事，虽然也有些叙事的篇章，但情在其中矣。无情则无事，无情则无物，无情则无人，无情则无志，这是宋词的又一个特点。

宋词善写情，善抒情。情有百态，宋词便有百法，百法都限制不住它。既有柔情似水，又有炽情如火；既有痴情如梦，又有深情似醉；既有浓情如酒，又有贞情似玉；既有欢情如歌，更有别情如苦。

世间事，最难问情为何物！但词人的高妙之处在于，它无须问情为何物，却可以写尽情之百相千姿。百相不是本质，但艺术常常不关心本质；千姿也不是答案，艺术又常常不关心答案；宋词毕竟不是哲学，也不是美学。但读宋词的人可以通过这“百相”依稀看到本质，又可以透过那“千姿”隐约找到答案。纵然既看不到本质也找不到答案，也不影响您欣赏它表现出的那种情的光辉与境界，那种无坚不摧的特别的情感冲击力、侵袭力与感染力。

不唯如此，宋词之抒情，更有精、细、柔、韵四大表现。

精是精美，不消说在一切中国古典文学样式中，宋词是最讲究精美品位的。它绝不粗制滥

造，实在它的艺术范式与“天性”也不允许它粗制滥造。词与诗相比，诗作中有俗雅之分，又有近体与古体之分，古体诗是不讲究格律的，只要押韵就行。所以雅诗中既有杰作，俗词中也有杰作，以致古人要说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吟诗也会吟”。但从来没有听说“熟读宋词三百首，不会吟词也会吟”的。词与诗的区别，不但因为它属于“长短句”，而且因为它不但讲平仄，而“又分五音又分六律，又分清浊轻重”<sup>①</sup>这些要求，使得词作必然以精美为基础，虽然后来也有一些俗作，但精美雅致始终是词之正声。

细是细腻。诗歌也有细腻的作品，如李商隐的诗就写得很是句精韵密，韩偓的诗尤其写得脂艳香浓。但那不是诗的主调，不是诗的本色。词的写法则专走细腻一路，苏、辛之前最忌讳的便是粗豪之风、旷达之气。以它的传统而言，甚至可以说，不细腻就不可以为词。细腻是词的规范，也是她的命运。妙在它没有违背这规范而是艺术化了这规范，它也没有违拗这命运而是诗化了它。

柔是轻柔。比较而言，汉赋是重的，一卷在手，便有些沉甸甸的感觉；宋词是轻的；唐诗则在不轻不重宜轻宜重之间。现代

① 王学初校注：《李清照集校注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，第195页。

人读书，喜欢讲究读书情趣，认定阅读也是有节奏感的，其实阅读不但有节奏而且有重量。唯有那轻盈的，如薄纱润脂一般的，如三月春风四月春雨一般的，如极轻极细极温极软的女性手掌一般的感觉，才更合乎词的本义，也才更能撩拨读者的心弦。从而给人一种雾雨朦烟、如痴如醉的情态感受。

词有客观描写与主观描写，客观描写是轻的，主观描写更是轻的。主观描写中，最主要的形式是话语方式。词的话语方式不是断喝，不是呐喊，不是呼啸，更不是狂吼。它不像大江大河一样的，只是小溪流水式的；不是波涛惊天式的，甚至不要怒吼的波涛也不要汹涌的浪花。她追寻和喜爱的，只是几波微澜，几圈涟漪。她的话语方式以倾诉为主，不唯轻言慢话，而且软语如怡；又似好“语”知时节，又如润物细无声。虽然是轻的，又是清的，还是情的。轻是表现形式，清是风格品性，情是情感内涵，所以欣赏阅读唐诗，固然可以站在高山之巅，大河之滨，但欣赏和阅读宋词，那样的环境就不相宜了。最好桃花坞里，绿柳河边。身边但有几卷书，脚下但有几株草，眼前不过二三子，天边不过几颗星，或者一笼轻烟，或者一柱馨香，或者一杯清茶，或者一壶淡酒，物是可物，人是可人，景

是可景，心是可心，世事芳心可。因为它恰到好处，恰到好处心痒难熬之处，又恰到手到痒除之处，这样的境界，最好读词。

而且是甜的，词的心理感受是甜的。但不是那种刺激人神经的甜，也不是那种浓烈不可驾驭的甜，更不是那种夹杂了各种异味的甜，而是一种抒情的，沁人心脾的，初一尝并不惊奇，细细品味却无可忘怀的蜜意的香甜。这甜意是如此经久不去，历历如真。它上通凶门，下达肢体，外感如痴，内觉如醉。这一缕甜意只消一经接触，便拔它不出，驱它不去，拒它不能，忘它不得。这一种感觉，正如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，是一生中稍纵即逝的一段风流，任你什么天才伟士，美女国花，一生只可一次——一去不再来。

味即味道。中国文化传统，品评文学作品的高下，最好讲“味道”，最少讲“体系”。然而，这“味道”本身就有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思在内。比如意味绵长，似乎人人懂得，却不是人人可以用准确的语言进行描述的；又好像味醇似酒，又是人人可以明白，却不是人人可以详解的；再如耐人寻味，也是如此，它的意思绝不高深，但肯定无法量化，虽然不能量化，却可以清清楚楚表达自己的感受。举凡耐人寻味的，总是好的或者有某种特

殊魄力在其内的，否则，当然不至于不好，难免有些皮相。

宋词的味道，仿佛若此。站在阅读者的立场看，就是很耐读。文学作品，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：一种是易读的，一种是耐读的。易读的并非不好，它的审美表达主要是快感，但耐读的作品显然更有味道。好像中国民乐中的古琴与洞箫，那是非细细品味不能感受到其中的妙处的。又仿佛盛年佳女子，她的美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表达的，所谓真的美女，自有多般妙处。其惊艳明丽妩媚妖娆之色，不唯令人不敢逼视，甚而令人不敢正视。那样的美，无他法，只可慢慢地体味她了。宋词的妙处在此，她的美艳与韵味是一直深入到骨子里去的，你若简单地看她，便是亵渎了她，而且亵渎了美的精神。

宋词的味道，以美为主调。美随词动，上下流转左右徘徊。如春风化雨，如晨光吻树，虽一波而三折，竟自味在其中矣。

风格高雅化。就词本身而言，也有俗、雅之别，但主调是雅的。俗词或有一时发达，不能成为主流。即使像柳永这样的宋代词坛巨匠，也不能改变词的雅调的主流地位；即使像苏东坡这样的词坛天才，也不能改变词的雅调传统。

主流是雅的，可以是晏、

小晏之雅，也可以是秦学士、贺才子之雅，还可以是周清真、姜白石之雅，又可以是李清照、朱淑真之雅，更可以是史达祖、王沂孙之雅。千变万化，雅的方向是无可更改的；至于豪放词一派，却是词的变调，而滑稽词之类，不过是词的另类罢了。

即使是豪放词，例如辛弃疾的词，走的也不是边塞诗的路子，既不是那气象，也不是那风格，它本质上还是“词”。与汉诗之苍凉、魏诗之风骨相比，它的基本格调还是雅的。

宋词中也有俗品，但要看和谁比，比之通俗风格的诗，已然有些不俗，比之后世的元曲，更其不俗。如果说宋词的品牌当一个“雅”字作标识，那么，元曲的品牌就只能用“俗”字来标识。当然，雅、俗只是风格，并非优劣，但宋词的优势确实在雅而不在俗。

唯其如此，我们才可以说，在雅这个层面，宋词时代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时刻。而在俗这个层面，虽然它也有极好极有影响的作品，却远未达到历史的高峰。以词立论，雅可雄视千古，俗还有待后贤。

还有情致女性化，前面说过，词属艳科，按王晓骊的意见，所谓“艳”，是指一种女性化的美感。相对古诗而言，诗风有类男性，词韵更近女格，或可说男



诗女词，或可说诗男词女。

虽然诗歌中也有以专门写女性或女性情感为特色的作品，如《玉台新咏》中的诸多篇章，又如韩偓《香奁集》中的作品，再如王建的“宫词”。他们的艺术成就虽然属遭歧视却不可歧视，虽属屡被轻估却又不可轻估，而且还别有价值在里头。但这些诗作毕竟不是诗的主调，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这些诗作既算不上第一流的作品，这些诗作者也算不得第一流的诗作者。

词则不同，词写女性生活，写男欢女爱，写离情别绪，既是最惯常的，又是最拿手的。从温庭筠、韦庄开始，直到南宋末代词人，描写女性的词中高手、能手、妙手、圣手，可说屡见不鲜——代代皆有才人出。就是那些不以写女性或男女恋情见长的词人，也往往有这方面的杰出作品在的。

形象地说，词尤其是宋词的美妙，不但有女性的细腻，有女性的情怀，还有女性的圣洁与魅力。

虽然不能说细腻只是女性的特性，却可以说是女性的专长。而词的特色，就是特别擅长在细微之处见工夫，显功力。她不作大块文章，也不喜欢大块文章；她不做高头讲章，也不屑于高头讲章，她甚至连气势宏大都不喜欢，而且也无意在这个层面

与诗歌争高下论短长。她的妙处在于细微柔密。

一般地说来，女性又是最具包容性的，包容乃是女性之情怀。虽然有古人指责女性多妒，并不正确。世间多少事实正明，女人比之男人更宽容。有人说女性是男性的漂泊的港湾，如果这话没有说错的话，那意思就是女性包容了男性。

词的包容性仿佛若此。以词与诗比，多么美好的词句都不能直接入诗，词句既不能入诗，别人诗句也不能入自己的诗，就是自己的这一首诗中的句子一般也不能进入另一首诗。不能说“一枝斑竹千滴泪，红霞万朵百重衣”，不错，放我这儿得了。那就有抄袭之嫌。词则不然，词句不可入诗，诗句却可以入词，多少唐诗名句，尽可以大大方方写入宋词中来，不但不犯忌讳，反而更增颜色。

女性又是圣洁的，虽然不能说一切女性皆为圣洁。至少可以说母性乃圣洁之性。而母性正是女性之本性。母性代表圣洁，自有一种宗教性的力量存在。宋词亦是如此，它的许多吟咏情爱之作，虽千古之下，犹能打动人心。

而且女性与男性相比，更多表达的欲望。所谓痴男怨女，其中就包含女性更倾向表达的因素在内——男人只是痴，女人还要怨。又有所谓痴心女子负心汉，